

李隆助及他的孩子们

——记韩国旧石器参观考察

张乐

了解韩国旧石器考古的学者看到这个题目都不会陌生。对它仿效于《垂阳介及她的邻居们》。这是我导师高星博士的创意,在送给李隆助先生的退休礼物——一本装有李先生照片的相册上他写下了“李隆助及他的朋友们”的标题。在这里即使冒着侵权的罪名我也要借用一下,因为也许只有这个题目最能体现李先生为韩国旧石器考古做出的卓越贡献!

2006年11月8日清晨,中国赴韩的旧石器参观、考察团出发了,这次活动为期7天,中方共九人参加,他们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高星副所长及夫人,金昌柱研究员,刘金

毅博士, Christopher Norton 博士以及两名在读研究生张乐和曹明明,此外,广西自然博物馆的馆长王颜博士和安徽博物馆的郑龙亭先生也参加了此次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参加纪念秃鲁峰遗址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及李隆助教授退休仪式,参观韩国主要的著名旧石器遗址和博物馆,签署中韩两国旧石器研究长期合作协议。因此,此次参观和考察意义深远,有助于中国学者深入了解韩国文化传统、工作态度和旧石器文化面貌,对于中韩两国旧石器研究今后的交流与合作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作为旧石器考古专业的研究生有幸参与了这次活动,对于我

来说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深刻了解了李先生的精神,两个字——执著!执著让他精力旺盛,执著让他坚持不懈,执著让他为韩国的旧石器考古事业无悔的奉献几十年(退休后他还要继续自己创办的先史研究院的工作,其工作强度可能更高)。我总觉得在他背后有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他让他如此执著。是什么力量呢?也许看完文章你会得到和我一样的答案。

精力旺盛的李隆助教授

李隆助教授是韩国忠北大学博物馆的馆长和韩国先史研究院的院长,其它的头衔实在太多,在这里就不赘述了。他和古脊椎所的友谊从中韩建交起就开始了,几乎年年都来中国,和中国的感情相当深厚。老先生的精力旺盛,从一见面就暴露无遗,和每个人握手寒暄,帮忙运载行李,安排乘车座次(有两位先生先一步上了车,结果被李教授毫不客气地拽了下来,然后按照他的顺序重新安排,从此我们再不敢轻举妄动,都乖乖地俯首听命),亲自开车,停车后趁一点点等待时间马上擦车,没有一刻停息,虽忙得团团转,但一切有条不紊。在后来几天的参观和考察中,我们深刻地了解到他的这些细心和规矩也完全体现在他的旧石器考古生涯中。



图1 垂阳介博物馆大厅陈列的猛犸象、双角犀牛和一头直立的熊骨架



图2 签署中韩两国旧石器研究长期合作协议

秃鲁峰的回忆

李先生领我们参观了他领导发掘的几个遗址，其中秃鲁峰和垂阳介遗址群是韩国最富盛名的（以下还要详细介绍）。前者发现了许多动物化石和石器，由于韩国土质酸性很难保存骨骼，因此秃鲁峰洞穴发现的动物群是韩国旧石器断代和动物对比的重要材料。

站在秃鲁峰遗址前，老先生如数家珍地讲起了发现发掘史。遗址发掘前，年轻的李隆助还是延世大学的成员，先生谦虚地说那里人才济济很难出头，奉着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原则，李隆助辞去了延世大学的职位，从首都来到了青州的忠北大学，那时的忠北大学只是一个农学院，但是对李先生的到来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让其领队发掘秃鲁峰，这成为年轻李隆助成长的摇篮。遗址开始发掘时，很难筹到资金，没有钱就不能开工，他一筹莫展。这时善解人意的李太太伸出了援助之

手，将其卖药方赚的钱从家里拿了出来资助发掘，有了这笔钱就有好的开始，从此重要发现源源不断，各方资助也滚滚而来。

由于遗址处在私人采石场所在地，发掘会影响他们的“钱途”，所以遭到百般阻挠，在采石时对遗物的发现他们更是隐匿不报。但是年轻的李隆助并没有退缩，他采用各种手段获取情报，其中秃鲁峰最重要的发现——小孩的完整骨架就是李先生和采石场的工人交朋友，然后晚上将其灌醉套出的信息，然而事后几十年他一次也没有说出那个工人的名字，以免其受牵连丢掉工作。

秃鲁峰是个遗址群，其中处女洞地点的工作是近几年开展的，那里地势很险，刚刚开始清理时洞口距崖壁只有半米左右，年轻人在这里工作都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生怕不小心丢掉性命，此时李先生已是花甲之年，却天天坚守阵地。李太太惦记先生的安危，几次打电话劝先生回家，声泪俱下请他保重不要让她成了寡

妇。说到这里李先生也很动情，眼泪挂在眼圈里，这是个艰难的选择，我想他对家庭的爱和对遗址的爱已难分胜负，多年的付出秃鲁峰亦成为他的孩子和爱人，其中复杂的感情连他自己恐怕也是说不清的。

总之，三十年过去了，秃鲁峰成为东亚著名的洞穴遗址，李先生从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成了国际著名学者忠兆大学从一个普通的农学院发展为韩国排名前五的综合性大学，这些都与李隆助先生旺盛的精力和持之以恒的工作精神是分不开的。

垂阳介辉煌的背后

如果说秃鲁峰让李隆助的名字响彻韩国考古界，那么垂阳介遗址则是李先生确立其国际学术地位的杰出作品。从1996年开始的垂阳介及她的邻居们国际学术讨论会已召开11届，其中韩国7届，中国1届，日本1届，美国1届，欧洲1届，每届都是李先生组织，事无巨细亲自过问。了解到这



图3 垂阳介博物馆展出的古人用工具压剥石叶的复原形象



图4 秃鲁峰最重要的发现——小孩的完整骨架

一情况后,终于明白我们在韩国的一切为何被安排的如此妥贴和完美——先生一贯细致和周到的作风使然。抛开垂阳介遗址的学术价值,光是如此热情的款待就让人终身难忘了,难怪李隆助先生的名字如雷贯耳!

垂阳介是露天遗址,共四个地点,分散在沿江的阶地上。我们站在第一地点,望着已长满茂盛芦苇的遗址,李先生又讲起了发现发掘史。这次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冒险。1980年的7月天天阴雨,但是李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却待不住,他们对遗址对岸的地层产生了兴趣,21号他们终于按捺不住跑到了对岸去看个究竟,可是后来雨越来越大,等他们结束考察想要返回的时候,河水已变成汪洋,而岸的这边没有任何居民,于是他们开始向对面大叫:“派个船让我们过去!”。对岸很多房子里探出了脑袋,但是谁会拿生命开玩笑呢?学生们叫了十几分钟也没有反应,但是他们没有气馁,(我猜一定又是李先生

的执著在起作用)又坚持喊了十几分钟,终于有祖孙两人被感动了,将小船摆渡过去,一把他们接到船上两人就开始大骂:“不要命了!”看着汪洋上的这叶小舟,李隆助开始后怕,不过此次冒险收获很大,捡到很多被雨冲出的石器精品。后来媒体知道了这件事情非常感动,并进行了报道。此后各地有识之士竞相赶来参观,那个救了他们命的摆渡老人也因此赚了不少钱,得到了应有回报。

讲到垂阳介遗址的发掘先生更是感慨万千。遗址发现时丹阳郡上层反应十分冷淡,不给予任何支持。李先生并不会跟官方打交道,但他执著,一有新发现就找父母官讲科学道理,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1995年丹阳郡新长官上任,这是个儒官,非常重视文化发展,听完李先生的讲述,马上拨款3000万支持发掘。有了经费支持,他们分秒必争,而最好的发掘时间就是假期,可以利用大块时间系统工作,又可以对学生进行现场培训,所以连寒假也

没有放过。青州的冬天和北京相似,异常寒冷,几天来多次站在瑟瑟寒风中听李先生讲那过去的事情,多数人都感冒了,可以想象李先生和学生们当年在数九寒天蹲在野外发掘是多么艰苦,可是李先生说当时只要一听到晚上有烤五花肉吃就不觉得冷了,多么乐观啊!

垂阳介的名字在国际旧石器考古界是尽人皆知的,然而她辉煌背后的这些艰辛付出却鲜有人知。这让我又一次认识到,想要成功必须具备勇往直前的勇气,吃苦耐劳的韧性和坚持不懈的毅力,而这些又可以概括成两个字——执著!

垂阳介博物馆

陪同我们参观垂阳介遗址的韩国人中有一个面容清秀、话语不多、看上去很稳重的年轻人。据李先生介绍,这是垂阳介博物馆的馆员,也是他的学生,叫金佑星。1995年他大学一年级的的时候就跟着李先生发掘垂阳介遗址,毕业后想要留在忠北大学,但是李先生建议他来这个博物馆,年轻的金佑星不愿意待在丹阳这个小县城,哭丧着脸问为什么,李先生毫不犹豫地说这对你的将来有很大帮助,你不会后悔的。介绍到这里,李先生随口即问身边的金佑星:“你后悔了么?”,小金赶紧摇头,大家都笑了。李先生对这个博物馆非常上心,几乎每个月都开车来这里几次,他含着泪说因为垂阳介十年的艰辛和喜怒哀乐都在这个馆里。

最后我们来到建在第三地点上的垂阳介博物馆,这是个三层的大楼。宽敞的大厅左侧陈列着完整的猛犸象、双角犀和一头直

立的熊骨架,进入展厅则见到了垂阳介的遗物,石器和动物骨骼分门别类、系统、全面地展示在玻璃橱窗里,有的遗物旁还设有电视,循环播放有关的解说,例如在一个拼合的石制品旁录像里演示着它的打制过程。展厅里对垂阳介遗址生产和生活场面的复原也很多,如一个细石核的旁边就摆放着真人大小的古人用工具压制石叶的模型。这些都有利于观众对展品的理解,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死板的物件,而是活灵活现的场景再现。此外,展厅的一部分地面即发掘时保留的堆积,有玻璃板罩在上面,我们既可以观摩又可以亲自走过古人曾经生活的平面,对于观众来说真是一种别样的体会。整个展览设计精

心,陈列系统而精致,可以看出李先生确实是花了很多心思在里面,怪不得要将自己的得意门生派到这里来继续经营。

参观完博物馆,我们随着李先生上了天台,那里又冷又黑,刚上去大家都不知所措地看着他。这时李先生用手向楼外一指,“看,下面就是垂阳介遗址群!”。的确,我们看到了河,看到了岸边的大片空地,那是古人生活过的地方!黑暗中的我们不再迷惘,各自沉默着,我想当时每个人都感触颇深,思绪万千,既在遥想过去又在展望未来吧。最后,李先生打破了寂静,他满怀深情地说:“5年后,垂阳介及他的邻居们国际学术讨论会将在这里举行一个篝火晚会,希望那个时候能再见

到诸位。”我们都报以热烈回应。返回时,我走在了最后,恋恋不舍地同望着天台,仿佛看到各国的旧石器考古学者和我围着篝火翩翩起舞……我相信,垂阳介在李先生的精心呵护下也将继续穿着她的红舞鞋在国际旧石器学术界的舞台上翩翩起舞!

看到这里的读者是不是已经理解了本文题目的涵义?对!秃鲁峰、垂阳介和垂阳介博物馆就是李隆助先生的孩子们,他对这些孩子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它们,就是爱的力量让李先生精力充沛地迎接每一天的到来,执著地为韩国旧石器考古事业奉献一切!

(中科院古脊椎所)

青县盘古遗迹考

王庆安

盘古是神话中开天辟地的人物,盘古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全国各地有不少盘古遗迹和传说。在河北省青县,盘古及盘古庙的传说与故事可谓延续古今,老幼皆知。青县的盘古遗迹众多且史志记载久远。

青县县城西南3公里处有盘古遗迹群。从《青县志》、《天津府志》、《畿辅通志》、《皇朝通志》等志书中,均有“盘古墓、盘古沟、盘古港、盘古里(村)、盘古潭、盘古庙俱在青县”的记录。

盘古沟:青县、天津历史上有“九河下梢”之称,正因“禹播九河”而来。大禹治理九河北首即是徒骇河,就在今青县盘古村一带,也是后来的禹河、虬池别河、平虏渠、滹沱河、盘古沟,现在叫黑龙港河本支。宋朝元丰年间,王存等编撰的唐宋时期著名的地理专著《新定九域志》卷二《乾宁军》(青县在唐朝

名为乾宁军)就有盘古沟的记录,距今至少1000年。《明一统志》记“青县城南有盘古沟,深三丈,东流入御河,虽旱不竭。”民国初期,青县的盘古沟和盘古庙就作为古迹的旅游景点刊登在《津浦铁路旅行指南》中。

盘古墓:相传夏禹疏通徒骇河,并为盘古修墓立殿。唐宋时期著名的地理专著《新定九域志》卷二《乾宁军》同时也有盘古墓的记录,距今至少1000年。明朝著名历史学家谈迁在《北游录》记:“相传盘古氏冢在水中。石棺铁锁系之。或隐或现。沟北岸立庙。”1996年《贵州民族报》上专家撰稿《盘古遗址今何在?》指出:“元代忽必烈在今河北青县敕建盘古墓、盘古庙并祭祀之。以往认为:一是意在争取南方苗、瑶少数民族以对付南宋;二是试图建立多民族大一统帝国,共尊盘古为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共同祖先,现在看来蚩尤九黎曾在河北一带活动,则其祖先盘古墓可能就在河北青县。”

盘古潭:明清及民国的《青县志》均载“盘古庙前有一深潭,称盘古深潭,为盘古氏所挖,深不见底,注渭滹沱河南来水势,至盘古祠下,湍急汹涌,深不可测,有巨鼉潜其中”,列为青县八景之一,曾有“万丈深潭,百网鱼同”之传说。